

# 但以理书 - 第一百八十八号

从拉菲亚到帕尼翁：揭示古代战役的预言意义

Jeff Pippenger

2024-04-18

拉菲亚战役和潘尼翁战役是两个彼此不同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期和背景之下,但它们在古代犹太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拉菲亚战役发生于公元前217年.潘尼翁战役发生于公元前200年,参战双方为塞琉古王国(北方王)与托勒密王国(南方王).这两场战役见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11至第15节.这两场战役先于公元前167年的马加比起义.

帕尼翁战役之名取自附近的地理特征帕尼翁山,战事即发生于此.

“帕尼翁”这一名称源自希腊神话中的牧神潘,当地曾建有一座奉祀他的神庙.

由于与对牧神潘的崇拜相关,该地点被称为帕尼翁.

该庙宇群常被称为“潘神圣所”,强调其作为奉献与崇拜牧神潘的宗教场所的角色.

“Nymphaeum”一词指古希腊与古罗马宗教中奉祀水泽仙女的纪念性建筑或神龛.帕尼翁的庙宇群包含一处石窟与天然泉水,被认为有仙女栖居,因此有时被称为“帕尼翁宁芙神殿”.

在大希律的儿子希律·腓力重建并扩建这座城市之后,它被称为凯撒利亚·腓立比,以纪念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以及希律·腓力本人.这座城市中的神庙建筑群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

在奥古斯都皇帝在位期间,该神庙被重新奉献或更名以纪念奥古斯都,这反映了皇帝崇拜以及罗马宗教实践与当地宗教景观的融合.潘神神庙所在的古城凯撒利亚·腓立比附近地区,有时被称为“地狱之门”或“阴间之门”.

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十六至十九节中,呈现了异教罗马为在圣经预言中确立为第四个王国,并在本章成为北方王所必须征服的三个地理区域.第十六节指出,罗马将军庞培在公元前65年征服叙利亚,随后在公元前63年攻取耶路撒冷.第十七至十九节则指出尤利乌斯·凯撒征服埃及,这是三道障碍中的第三道.公元前31年的阿克提乌姆海战标志着异教罗马至高统治三百六十年时期的开始,以应验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

第20节标明了奥古斯都·凯撒的统治,而耶稣便在那段历史中诞生.随后,第21节和第22节指出了邪恶的提比略·凯撒的统治,从而标志着基督被钉十字架.第23节则提到马加比犹太人与异教罗马所缔结的同盟,于是始于第11节的历史进程被中止,历史叙事回溯到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的时期.

第二十三节代表马加比一系,虽然它未详述他们预言脉络的全部细节,但历史记载却补足了这些内容.公元前217年,拉斐亚战役爆发,其后因幼王在位,埃及变得脆弱.到了公元前200年,当塞琉古王朝及其他希腊诸王谋划对付这位幼王之时,罗马介入其间,成为埃及幼王的捍卫者.同年,帕尼翁战役爆发.随后在公元前167年,马加比人的游击战开始.

马加比起义于公元前167年在摩底因爆发.马加比人不仅与塞琉古帝国作战,也对他们认定与塞琉古人结盟的犹太人发动了攻击.起义具有宗教动机,矛头同时指向内外之敌.公元前164年

,马加比人重新奉献了圣殿,这一事件由犹太人的光明节加以纪念.同年,臭名昭著的安条克·伊皮法内斯去世.随后,在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之间,与罗马缔结了第二十三章中的“盟约”.

对于马加比人、他们的起义以及他们与罗马结盟的唯一直接提及,见于第23节;但这个王朝(称为哈斯蒙尼王朝)的历史始于公元前167年在Modein,并一直延续到十字架的时期.哈斯蒙尼王朝的最后代表是基督时代的法利赛人.因此,以马加比人为代表的背道犹太教历史有一条预言性的脉络,始于公元前167年Modein的起义,并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于第21至22节结束.

他们的历史在第十六节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罗马首次由庞培征服了耶路撒冷.他当时给耶路撒冷带来毁灭的主要动机,是哈斯蒙尼王朝内部两个派系之间的争端.从那时起(公元前63年),犹太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马加比家族的哈斯蒙尼王朝在预言中始于公元前167年的摩迪因之战,随后在公元前63年被置于罗马的辖制之下.那段历史开始不久,马加比人发起并与罗马缔结同盟,时间为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他们自公元前63年起受罗马辖治,直到十字架,以及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最终毁灭.

马加比的先知性路线是背道犹太教的路线,因此它预表背道新教的路线.从帕尼翁之战直到第十六节所说的星期日法令,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7年、公元前164年的先知性事件,以及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的同盟,将在背道新教的历史中重演.这些路标将在星期日法令之前、那位属那七位之中的第八任总统的历史时期出现.公元前200年代表共和政体之角的外线,而公元前167年则代表背道新教之角的内线.

这些标志基本上隐藏在哈斯蒙尼王朝的历史脉络之中,但仍然构成《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的隐藏历史的一部分.它是“但以理有关末日的那部分预言”中的一条线索.

犹太教为纪念马加比起义而庆祝光明节,这并不意味着马加比人就是义人.由于悖逆,舍吉拿从未回到那座在七十年被掳之后重建的圣殿.最后的先知信息大约在马加比人之前两百年,通过玛拉基而来.马加比人的历史表明,他们允许自己的政治领袖兼任大祭司,这正是埃及的托勒密曾企图犯的罪,乌西雅王也曾企图如此.传统认为神介入,阻止了托勒密的亵渎之举;而神的话语则直接表明,当乌西雅王企图同时履行祭司和君王的职分时,神确实介入了.他们王朝最终的产物是法利赛人.尽管现代犹太教的犹太人可能对此抱有历史上的尊崇,但没有理由认定马加比人是公义的象征.

宗教改革始于路德时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并不是一种新的传统,因为耶稣和祂的门徒是新教徒.这是在历史黑暗中的一次觉醒,路德和其他改革者就在其中被唤醒.那场循序渐进的改革的高潮是米勒派运动.上帝不仅要唤醒早期改革者认识巴比伦的罪恶,还要引导他们完全明白祂的律法,以及祂在天上圣所中的工作.1844年4月19日,新教徒拒绝了改革日益增长的亮光,成为背道的新教.

当时忠诚的米勒派信徒被“赐予披风”,并被引导进入至圣所,以完成使他们成为成熟新教基督徒的工作.1863年,那些曾被赐予披风的人因不顺从,搁置了新教的披风,披上了老底嘉的披风.在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最后时期——该时期于2001年9月11日后二十二年,即2023年开始——犹太支派中的狮子正在解封那些填补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隐秘历史的真理;这段历史即指从1989年苏联解体直到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的历史.借此,他也解封了背道的犹太

教的历史,将其作为背道新教的象征.

上帝背道之民的两条线,无论是字面的犹大还是属灵的犹大(两者都是荣耀之地),都以耶路撒冷被征服为终点:前者在公元前63年,后者则在即将到来的周日法令时.两条线都代表以被误导的宗教信念为动机的战争.两条线都代表一场针对希腊宗教哲学的战争,并且最终都使背道者臣服于罗马.我将第四十节中的三场战役认作分别对应1989年苏联的解体、乌克兰战争,以及周日法令时的帕尼翁,其目的在于将这三场战役与三次世界大战区分开来.

“上帝的话语已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发出警告;若对此置若罔闻,新教世界将只会在为时已晚、无法逃脱罗网之时,才知道罗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她正默默地增长权势.她的教义正在立法机关、教会以及人心当中施加影响.她正在堆砌高耸而庞大的建筑物,在其隐秘的深处,她以往的迫害将会重演.她正以潜行而不被察觉的方式加强其力量,以便在时机成熟、轮到她出击之时达成自身目的.她所渴望的只是一个有利的立足点,而这点她已经在获得.我们不久将会看见,也会感受到罗马势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凡相信并遵行上帝话语的人,都因此将招致责难和逼迫.”《大争战》,581.

从第十节(指出1989年苏联的解体)一直到第十五节的帕尼乌姆之战,教皇权一直在“加强她的势力,以便在时机来到可以出击之时推进她自己的目的”.这些经文指出了作为“陷阱”的预言性情势,这是教皇权所预备的,将使人无法“逃脱”.在最终的交战中,由帕尼乌姆之战所代表的那一役,兽像将在美国形成.那像的形成是末后时代上帝子民的最终考验.

主清楚地向我显明,恩典时期结束之前,兽的像将被形成,因为这将成为上帝子民的大考验,借此他们的永恒命运将被决定……在《启示录》第13章中,这一主题被清楚地呈现:[引自《启示录》13:11-17].

“这就是上帝子民在受印之前所必须经历的试验.凡借着遵守祂的律法,并拒绝接受伪造之安息日而证明自己效忠上帝的人,都必归列在主上帝耶和华的旗下,并要领受永生上帝的印记.那些舍弃出于天上的真理而接受星期日安息日的人,必受兽的印记.”《文稿发布》,第15卷,第15页.

兽像的形成以与罗马缔结同盟的时期为代表.美国的新教之角在1844年成为罗马的女儿,而当他们再次决意效法他们的母亲时,他们历史的开端在他们历史的末尾重演.

我看见那两角的兽有龙的口,他的权柄在他的头上,法令将从他口中发出.随后我看见那淫妇之母;那母亲不是那些女儿,而是与她们分开并且与她们不同.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她的女儿们——新教各派——接着登场,演出与那母亲在迫害圣徒时同样的心意.我看见,随着那母亲的权势日渐衰微,她的女儿们却在日益壮大,不久她们将行使那母亲曾经行使过的权柄.

我看见名义上的教会和名义上的复临信徒,会像犹大一样,为了取得天主教徒的影响力,将我们出卖给他们,以便来反对真理.那时,圣徒将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天主教徒对他们知之甚少;但那些知道我们信仰和习俗的各教会与名义上的复临信徒(因为他们因着安息日而恨恶我们,因为他们无法反驳它),会出卖圣徒,把他们告发给天主教徒,指控他们藐视人民所立的制度;也就是,他们守安息日而无视星期日.

于是,天主教徒吩咐新教徒向前推进,并要他们颁布一道法令:凡不改守每周第一日、却仍守第七日的人,都要被杀.人数众多的天主教徒将站在新教徒一边.天主教徒要把他们的

权柄交给兽像.新教徒也要像他们的母亲从前那样,去毁灭圣徒.但在他们的法令尚未生效之前,圣徒就要被上帝的声音所拯救.Spalding 与 Magan, 1, 2.

在这段文字中,有两类“名义上的”(意即“只有名分的”)群体,把上帝忠心的人出卖给天主教徒.怀爱伦对“名义上的教会”和“名义上的复临信徒”的理解,与这些称谓在末后的实际所代表的含义并不相同;因为在她的理解中,“名义上的复临信徒”指的是一个自称相信基督再来的基督徒.但先知的信息更多是为着末后的日子,而非他们所处的年代;在末后的日子里,“名义上的复临信徒”代表老底嘉状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而“名义上的教会”则是那些在1844年成为罗马之女儿者的后裔.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将憎恨那些“默默无闻的人”;这些人是上帝真正的代表,因为他们“无法驳倒安息日的真理”,而这真理所代表的是地土得享安息的安息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自称持守第七日为敬拜之日,但在末后的日子里,他们无法反驳的安息日是利未记第二十六章的“七次”,这正是他们在1863年首先拒绝的根基真理.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段文字,正在指出与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所开启的历史相关的预言性动态;但紧随星期日法令而来的最后试验的历史,首先是在美国完成的.到了星期日法令之时,美国将强迫全世界树立兽像;然而在他们完成那项工作之前,美国会先在本国树立兽像.

“当美国——这片宗教自由之地——与教皇权联合,强迫人的良心,并逼令人尊崇那假的安息日时,全球各国的人民都将被引导去效法她的榜样.”《证言》卷六,第18页.

“外国列国将效法美国.尽管她率先而行,然而同样的危机必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子民.”《证言》卷六,第395页.

上帝子民所面对的重大考验发生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因为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恩典时期就要结束.这场考验被描绘为兽像的形成;而兽像就是政教结合,并由教会主导这种关系.正如新教在1844年成了罗马教会的女儿,而女儿乃是母亲的形象;同样,在末后的日子里,背道的新教徒也将完成一项类似的工作,因为耶稣总是以起初来说明了.

《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中“结盟”所代表的历史,代表了荣美之地中自称却背道的子民伸手与罗马结成联盟.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代表在星期日法令时达到高潮的兽像之形成.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但‘兽像’是什么呢?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兽像是由那两角的兽造出来的,并且是为那兽而造的像.它也被称为兽的像.那么,要明白这像的样式以及它将如何形成,我们就必须研究那兽本身——教皇制——的特征.”

“当早期教会因偏离福音的纯朴而败坏,并接纳异教的仪式和风俗时,她就失去了上帝的圣灵和能力;为了控制民众的良心,她便寻求世俗政权的支持.其结果就是教皇制——一个掌控国家权力并利用之以推进自身目的的教会,尤其用于惩罚‘异端’.要使美国形成兽像,宗教势力就必须如此控制公民政府,以致国家的权柄也被教会用来成就她自己的目的.”《善恶之争》,443页.